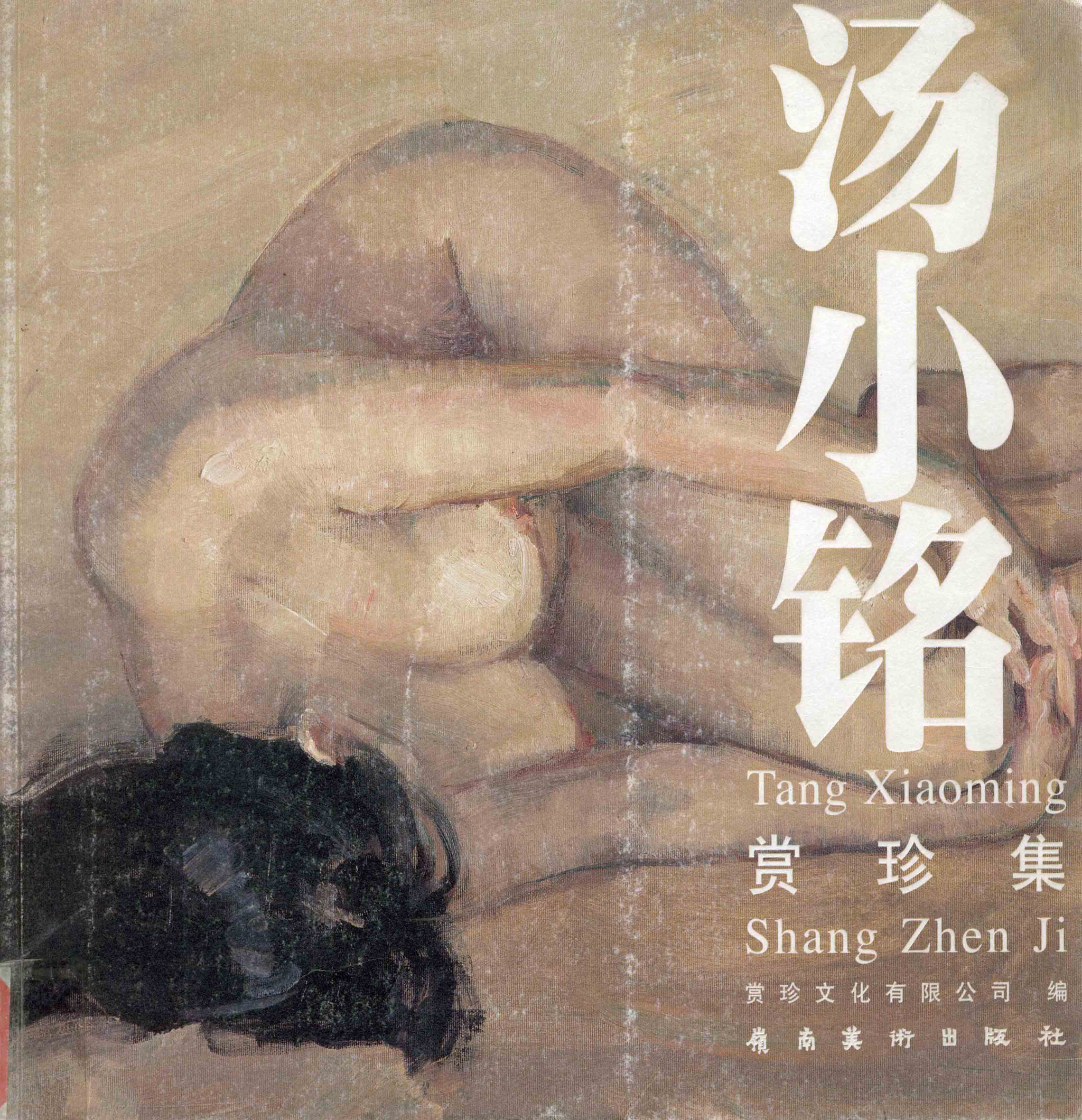




汤小铭

Tang Xiaoming

赏 珍 集

Shang Zhen Ji

赏珍文化有限公司 编

岭南美术出版社

汤小铭

Tang Xiaoming

赏 珍 集

Shang Zhen Ji

赏 珍 文 化 有 限 公 司 编

嶺 南 美 術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汤小铭赏珍集 / 赏珍文化有限公司编. —广州: 岭南
美术出版社, 2005. 8
ISBN 7-5362-3131-8

I. 汤… II. 赏… III. 油画—作品集—中国—
现代 IV. J2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89612号

策 划 黄耀忠
主 编
责任编辑 王新华
责任技编 钟智燕
摄 影 丘 康
装帧设计 赏珍文化有限公司

汤小铭赏珍集

赏珍文化有限公司 编

出版、总发行: 岭南美术出版社
(广州市水荫路11号9、10楼 邮编: 5100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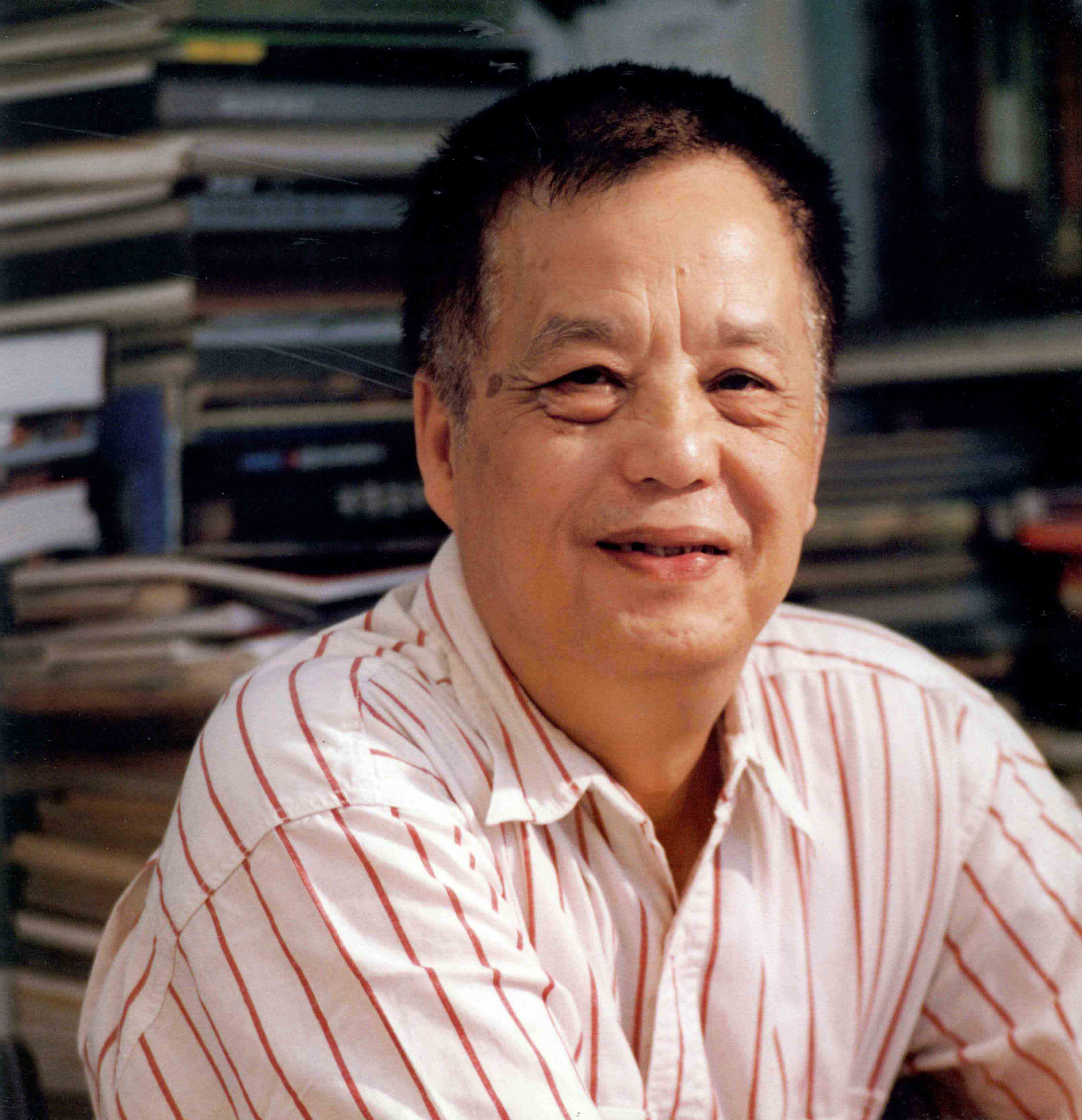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制: 深圳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5年8月第1版

2005年8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9mm×1194mm 1/12 印张: 10
印 数: 1-2000册

ISBN 7-5362-3131-8

定价: 150.00元



小铭和他的画

迟 轲

我与小铭相识多年。

他在广州美院做学生时，即显出引人注目的才华。他的课业创作《稻香时节》，真正表现出一个画家对生活的热爱和敏锐的感受力，以及完美的油画技巧，可惜至今仍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和介绍，——那是当代油画艺术的精品。

他在“文革”时期所作的《永不休战》，可谓非常明智的选择。或许是美术作品中最为成功的一个鲁迅的艺术形象。进入“现代化”的中国，清除封建意识的任务远未完成，“战斗仍未有穷期”，鲁迅的精神还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后来他担任广东省美术家协会主席，公务忙碌很少作油画，偶作水墨写意的国画及书法，皆颇有可观。前两年卸去美协主席之职，去年因疗疾应珠海友人之邀在珠海小住。半年多时间竟然画了一大批人体油画。这些作品画得轻松，有些近于速写，却仍能显示油画艺术的美质和画家深厚的修养。

只要看看集中有幅侧卧的裸女，身上照射着强烈的灯光（颇似阳光），从人体上“明暗交界线”的微妙变化，即可见画家功底的扎实和创造的灵气。

一个有真本事的人，不必用怪诞“离谱”的手段去制造“轰动效应”，那只能唬外行。小铭的画，于朴实中现出光华，故其美质是深厚而久远的，是令人感到亲切的，他一定还会拿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我们等着。

补白

林 壖

小铭这人是好人，是大人，不是小人。

小铭这人有大气，有灵气，不是怪气。

小铭有时懒懒的，但说几句，时时令人笑。

小铭有时沉沉的，但干几下，时时有大作。

小铭一生说真话，不说大话。

小铭一生做认真，不做假事。

小铭喜欢看看听听说说笑笑。

小铭喜欢坐坐聊聊躺躺漫漫。

小铭大事只说几句。

小铭小事更不乱说。

小铭画几笔时，很惊人。

小铭不说话时，也惊人。

小铭天生能书法，用笔逸逸。

小铭天生爱哼唱，听来似似。

小铭的饮食，无所以。

小铭的茶酒，也可以。

小铭烟可一二，无必三四。

小铭夜来庆庆，无事亦喜。

小铭看人有分寸，不说更是不说。

小铭看事无非是，可行则也可行。

小铭与我几十年，见见又见见。

好了，我说小铭呀小铭，

画？油画人体及风景，十年过来了！

先前画历史画生活，大画小画也都画了！

画家之所以是画家，只是一直很想画！

我知小铭心中有个热乎乎，

热什么？

画心中那热乎乎呵热乎乎啊！

2005年7月25日

路迢迢藏新意蕴

——读汤小铭的路

麦荔红

画家汤小铭向我们展示了两种似乎互为颉颃的东西：一是他所擅长的也是我们所熟悉的富有个性的意向清晰、确定，充盈着质感、量感的人物肖像；另一是一组意向并不那么确定，充满了象征、隐喻、富于开放的多元意蕴的风景画——“路”的系列。

许多认识汤小铭的读者，是从他笔下那铅灰色背景中射来的鲁迅先生哀愤并集的眼光开始的。而这些年来，汤小铭的眼光转向了我们身前身后的哀愤和并不哀愤的、伟大和尚未伟大起来的、渴求和自足的、对未来无限希冀和憧憬的种种眼神……人各有命，然而每滴露珠都一样平凡地映射阳光，于是世界方显得辉煌。在阳光下，在星光里，在种种眼光的交织中，我们上了路……

这些在小村边的，溪水旁的，秋日晨雾中的，连接新房子与旧房子的，通向不可知远方的小路，正默默地，永不止息地记载下人间的所有故事。

在人与世界之间，有路蜿蜒着。有了路的蜿蜒，人被导入世界，导向远方，导向混沌的往昔和迷茫的未来；世界也因此被带给了人，带入人生，成为生活的现实疆域。

路蜿蜒于汤小铭笔下，蜿蜒于我们面前，它将把我们导向何方？画面上阒无人迹，然而人又无所不在。由于路的存在，人时刻被潜在地设定为浪游者、漂泊者、探索者、跋涉者——一个永远无法驻足的、困顿的过客。汤小铭选择了一个极富象征意味的主题。这些普通的路透着某种宏深的意蕴：这里没有任何惊天动地之后的痕迹，我们只是直面这些朴素如同人生的路……

因为有路，我们方领有世界；因为上路，我们方进入人生。当我们产生这样那样的感怀时，其实，我们已在路上。

引自 1998 年 4 月 25 日《广州日报·听语轩》

画画这件事，是越到后来越难，这是我在绘画界浪迹了几十年后的感觉。孩提时画画，那可是大乐事，如同其他许多嬉戏，跟打玻璃珠、拍公仔纸一样，从不会与个难字拉上关系。兴来便在纸上横涂纵抹，甚至在书头簿尾、墙脚和地板上。饶有兴味，随意的题材，随便的点线面，画到情浓处，口中还念念有词，给飞机大炮、坦克车加上配音，画完即了，不会担心入选落选，不介意画评家们的理论，画完画又忙着干别的玩意儿去了。

儿童绘画与大人們的绘画极不相同，儿童画画只是一种玩意儿，是一种自娱的行为。作品里透出一种纯朴真率的气息。不沾功利色彩，其中往往会有出人意料的效果，足令大人们赞叹不已。在儿童画展上，我曾听到有名望的长者的赞语，“了不起，连美院的教授也难与之媲美”，“真神奇，毕加索、马蒂斯等世界绘画大师的手笔也不过如此”。得到这种盛誉的孩子，心里自会怡然，但基本上不明白自己的画到底好在哪里。或许这样的称赞，只为着贬低那些没出息的大人們。

大人们的作品，除了好心的朋友能给几句激励的话语外，要想获得社会的认同，尤其同行的肯定确实不易。当个画家，把绘画作为一种职业，一种营生，并想在庞大的画家队伍中脱颖而出，成为所谓名家，那就更其为难，而画家又偏偏最着紧于此。同时名与利密切相关，虽然有名无利或少利的大有人在，但人们还总是希望出名后，作品有个好销路，讨个好价钱。有了名和利的精神压力，画起来自然负担就重。同儿童式的无欲无求地画画，真可谓天壤之别，大人们画画，那份快乐就比孩子们少得多。

艺术贵乎独创，意思是画作的作品要与众不同。最好是古今中外都没见过的，这够难了吧。在风格、旨趣以及表现手法上，都要与已知的中外大师们不同，至少要与同代的同行们不同，做不到完全不同，也要求不完全一样。而人非生而知之；知识技能是后天学习得来的，一点都不不同也没有可能，可以独创应该说是最难的了。

绘画之难处还有，就是要与自己的已往的画不同，如果创出了自己的语言、面貌之后，一成不变，二十岁到八十岁尽是一副老样子，你说观众烦不烦？这要向儿童们学习，儿童是最不耐烦重重复复的老一套，不时都要出些新招。说到这里，我真钦羡那些轻车熟路的画家，你烦是你的事，他却一溜地干他的去。

总之，绘画是越画越难的事。孩子终归会一天天长，他要是以绘画作为事业的话，也会感到越画越难的，问题是能否保持住儿童绘画心态，以难为有趣，以难为乐事，少点名利欲，少点得失心，不断向困难进行挑战，虽然越画越难，倒也难得有些意思，难得可贵。

望断天涯路

——记著名油画家汤小铭

伊 妮

打开那扇米黄色的木门，呈现出一间洁净清雅画室，有盆精心栽培在一段枯木上的吊兰，为它捎来几缕盎然的绿意。连同画家本人的衣着，也拾掇得那么整齐、干净，陪衬着他优闲儒雅的谦谦君子风度。为什么这里没有一般油画家画室那种如作坊一般的油渍斑驳和混乱？为什么这里没有一般油画家所常涌流的近乎疯狂的激情？

细心搜索，才发现，那个主人曾付出过如此的爱心钉造而成的油画架，已被轻巧地束之高搁在一隅不显眼的地方。言谈间，“事务性工作太多”，“苦闷”，“彷徨”与“江郎才尽”，是拾掇得出来的单句、独语。不过这些词儿既然来自他自己，便显得有点不是那么一回事。再细细观言察色，他并未流露太多无可奈何的喟叹，有的是，一种还要拼搏、不断奋起的泰然。汤小铭，他究竟是怎么回事？

世间人，清醒也罢，糊涂也罢，皆对自我人生，有一个基本的认识与估价。有人自认庸碌无奈，有人标榜狂狷怪诞，也有人自负于“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不凡。而汤小铭则反复表白说：“我没有天分，别人付出一分劳动的成果，自己要付出十倍的努力。我不过是芸芸众生，有此一人而已。”他大抵就是以这种对自身的认识和对世界的感悟方式，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据，演绎出一段只属于他自己的从艺史。

人人都说桂林山清水秀。汤小铭看它，不过像一堆烂石头。

这并非故意的诽谤，而是习惯后的麻木。原来，审美也需要一段心理距离。汤小铭几乎是生于斯，长于斯，日日开门见山，生活的拮据，物质的匮乏，家庭的不健全，精神的孤独，所有这一切，使他对儿时的家乡环境，另有一番特殊的感受。

其实，汤小铭如一般人那样，自从1939年在广西灵川县定江区莲花乡汤家村出世后，有一个堂堂正正的父亲和堂堂正正的母亲。但他的父亲，一个不幸的时代赋予了他一段不幸的命运。平时极少返乡下来与母亲团聚，汤小铭长这么大了，也隐隐约约记得他只在母亲奔丧那时露过一次面，见他神秘秘地回来，又神秘秘地消失，就像他后来神秘秘地死去一样。他的母亲，一如所有知天达命的乡下妇女那样，领着一群孩子，守着几分薄田，含辛茹苦地劳作，无望地盼着丈夫归来。实在不胜负荷，才4岁的汤小铭，便被送到柳州外婆的家。

在乡下，一个老人领着一个外孙，靠族产中一点微薄的收入维持生活，那也原是一件很普通事

情。但这件事本身对日后踏上艺术之途的汤小铭来说，意义却有点非同小可。动荡飘摇，流离颠沛，没有父爱，缺少母爱，没人管束没人教育，更没有人，硬是向他灌输“应该如何如何”，“不应该如何如何”，社会固有的道德观念、伦常礼教规范，对他来说，是那么遥远，那么陌生，那么不可思议。他自由自在，无羁无绊，无拘无束，爱爬树就爬树，爱掏鸟窝就掏鸟窝，爱跑田野就跑田野，像一个野孩子样。不过，他从没有做小孩头的缘分，因为长得羸弱、瘦小，便清醒地自觉缺乏将帅之才和动员号召的本领，从不敢去欺侮别人。心绪好时，跟着别人玩玩。不高兴时，便独自一个人沉溺在自己丰富的想像力中，东逛逛，西瞧瞧，见古老大屋里挂着一幅观音踏柳的中堂，会愣愣地瞧许久，又喜欢许久。在圩场碰到一支祈雨的迷信队伍，又会好奇地追着瞧瞧，走走；走走，瞧瞧。不知不觉间，跟着队伍走远，让外婆担惊受怕，找了好久。不过，一如许多画家回忆的那样，汤小铭也记不起自己对绘画的兴趣缘于何年何月了。总之，在很小的时候，或者说，是刚上小学的时候，看见老师在黑板上，画上一个○，再加一横，便成为一个苹果。这种从无到有的创造，这种在一张白纸上可以根据自己的想像画什么就出现什么的造型艺术，使汤小铭感到兴致勃勃。还在柳州读初小时，他便知道了什么叫做速写。跟同学们出外旅游、踏青野餐时，他会像儿童涂鸦般拿纸画河中的船，画水中的柳，画小女孩跳绳。这种兴趣一直延续到桂林读初中的时候，在新的环境里，自然又有一番长进，除了出墙报，画版花，还经常晚上替老师将课本的插图放大，用于第二天挂出来教学。更教同学们羡慕不已的是，一次，汤小铭画了一幅苏联专家帮助中国农民什么的画，参加了中苏友好美术比赛，居然获得了三等奖。发奖仪式是在晨操中举行的，很庄重。奖品是一支钢笔，一个小笔记本。很可惜，这个自由自在惯了的顽童，在人生第一次领奖的当儿，不知溜到哪儿耍子去了。尽管这样，他还是非常兴奋，喜悦满怀，并萌发了自己职业选择的意向。

初中毕业了。汤小铭很明确地只能选择两间学校报考，一是师范学校，一是中南美专附中。因为这两处均是公费食宿学校。他母亲，再也掏不起钱来供他升学了。他的美术老师给他的参考意见，同他自己的想法是一致的。然而母亲和舅父皆极力反对他报考中南美专附中，原因是画画太虚无了，“画家从来都是吃南瓜饭的，穷到死，没出息。”

说心里话，汤小铭当时从没想到过画画可以致富，或者渴望日后成为大师。他只是为了自己的一份爱好，为了不伤害自己独尊的一份感情。他认为，自己已经十五六岁了，已经是个大人，能够决定自己的命运和前途了，便不顾亲人的劝阻，毅然报名投考。曾经在外婆家生活过，这件事使他

想起了有着同样一段经历的高尔基，这个从人间底层走出并成长起来的伟大作家，他生活的许多细节，他的伤感，他的不甘沉沦和奋斗，都让汤小铭觉得熟悉，并引起深深的共鸣。

拗不过儿子的固执，母亲只好卖了谷，凑了一点路费给他买了一张单程往武汉去的车票。一个油漆剥落的木筐，一个画夹，一个麻布袋盛着一床旧棉被，那就是他全部的行李。抖擞一下精神，没有丝毫离别的伤感。考上了，便如愿以偿，如落第，便在当地落草谋生。此行他已抱定：“壮士一去不复还！”

但毕竟，落第的恐惧，阴影般缠绕于他的胸间，所以，他不敢理直气壮地将自己的抉择，告诉一同求学一同嬉戏过的同窗们。他挑着行李，让一个偶然获悉了他的行程的大同学，送到桂林火车站。自然，对耸立在周围的一堆堆“烂石头”，更是不屑于多看一眼。不过，一个意外的场境出现了。原来，这个大同学悄悄地将汤小铭赴考的消息，告诉了班上的同学们。为了使这个孤独的小同学能得到一次意外的兴奋，他们提早很多时间，结伴悄悄来到火车站门口，静候他的到来，鼓掌为他壮行。还从木筐中，将他的笔记本抄出来，写满许多鼓励的、祝愿的好话。这也许是桂林留给他最温暖，最动人的一页了。

北上列车枯燥的“哐当，哐当”声，把他送到了陌生的大城市武汉，把他扔在了一个空落落的车站大广场上。没有亲人来接，手中只握着一个中学同学的地址，心中不禁惶然。叫来一辆三轮车，问价，要一元。舍不得花，他宁愿步行。谁知挑着的行李、棉被砸着了木筐，木筐又碰散了画夹，一阵风吹过，画纸飞扬起来，撒满了一地，不得不扔下行李追逐、拾掇，狼狈极了。不过，生活并没有亏待他虔诚的追求。像童话般不可思议地，他刚刚觉得别着校徽，出没中南美专校门的学生，个个如天使一般高贵，令人羡慕。但眨眼之间，自己就步入他们的行列中了。

但他并没有一种骄傲的认可。总认为，自己是凡夫俗子一个，人的七情六欲皆有。而且认定自己的天分并不高，只是非常迷恋造型艺术这种在一张白纸上从无到有的创造。自己到底能在这条刚刚涉足的美术之路走出多远？他没有去想。能走几步，就算几步。纵然不幸跌倒，也不足惜。这种“明白人”的求学态度，使他获得一种颇为悠闲也颇为专注的心境，只求耕耘，只求对艺术了解更多，把握得更好，而从不问收获，更不敢问“建树”。也许正因为这样，他的成绩也意外地好，成为全班七个免试直升大学本科班的学生之一。

靠助学金维持学习生活的学生，手头是拮据的。没有太多的闲钱去花费，去享受，汤小铭课

余时间，几乎都泡在图书馆里。有时，在校园湖边散步，只见绿树倒影摇曳，琴房依稀隐约，传来音专学生练琴那阵阵悠扬的旋律，也是非常高雅的精神享受。后来，中南美专南迁，改为“广州美术学院”之后，汤小铭的假期，一般是这样度过的：晨起，跑步到晓港公园的泥涌里游水。回校后，便用小楷抄几首刚刚背熟的唐诗。然后吃早餐，再然后背着画板出外画一张油画。下午阅读以苏联为主的中外名著，当时校方要求学生阅读一大批的课外读物。晚上，便到图书馆去翻杂志。非常丰富，非常充实，基础也就慢慢打下了。不过，他没有意识到自己毕业得那么快，五年大学生活，就如弹指一挥间，而对自己一幅最后创作的作品，不禁惋惜、怅惘起来。

原来，这是一幅描绘一个农村姑娘的油画肖像。汤小铭创作得非常认真。其透视角度，明暗对比，色彩运用，似乎都很符合绘画的规则。总之，人们通常要求这幅画应该有的东西，它似乎都有了，没有一点可以值得挑剔的地方。然而，汤小铭总觉得：这是最后一张了，这幅作品，意味着他长达九年的学生生活的结束。正因为它意义重大，本来可以画得更好一些。但现在，画面上显然还缺乏一点点什么。是灵气，是使一幅作品里有魅力的生动气韵？

同学们不知汤小铭的个中情绪，都恭维他画得好。谁知他说：“你们以为我很爱惜它？”说罢，便抓笔蘸了颜料，在那个无辜的农家少女的脸上，打了一个“×”。同学们又笑他“假惺惺”。理由是，新鲜的颜料，可以马上用松节水洗净。汤小铭为了表述自己的真实心境，马上将画扔到地上，使劲在少女的脸部踩踏起来。同学们这才惊呼制止：“你来真格的？”

这件事，自然惹来了一个颇不愉快的结果。它一方面，教会了汤小铭，作为一个学生，单方面发泄，对自己进行否定，会无意中伤害别人的感情。另一方面，也流露了汤小铭从小养成的无羁无束、自由自在的性格，使他在生活上已修炼成一个“良民”，但在艺术上却不大安分守己，不太循规蹈矩。如他曾违反用直线画素描的操作规程，试着用卷线来画。同样的艺术效果，结果却遭到老师的批评。但他执拗地认为：既然直线行，曲线为什么不行？未试验过怎么知道？他将自己的这种行为，形容为小孩子玩火，母亲制止他，说：火会烫人。但小孩总不相信，待母亲走开，便动真格地去摸一摸火，被烫着了，痛了，才知道火真的可怕！

二

不是个聪明人，却做个明白人。

汤小铭从小就有这种从朦胧到清晰的自觉。这种自觉，使他不会想入非非，不会清高，不会

傲慢，不会偷懒，更不会去投机取巧，不去钻营。而是扎扎实实地，用自己辛劳的汗水，去浇灌自己那片艺苑，编织自己理想的花环。

大学毕业了，虽被分配到广东画院搞专业创作，但未能赶上好年头。他先是被派往阳江、阳春两县搞四清运动，天天饮粥水，四日才吃一次干饭。身体正当发育，但营养欠缺。他幽默地把自己那时瘦得“皮包骨头”的惨状，形容为：笑起来时，上唇皮让牙床骨“挂”住了，要用手抹下来，嘴巴才能合拢。两年后，他刚回到单位，文化大革命又爆发了。有人开始入“牛栏”，他也被下放到三水县干校，在刚赶走了劳改犯的地方住下来。汤小铭插秧、驶牛、放牧，样样拿手，天天一身泥土一身汗，还不得苦，只要不用开会，便挺高兴的。不过，在内心深处，常觉自己学了九年艺术，还未派上一点用场，便成了时代的殉葬品，不觉万分丧气。但他那颗被艺术女神唤醒了的心，再也不愿酣睡，更没有懒散地将自己的灵魂，放逐到消沉之中。周围的山，周围的水，周围的田野和庄稼，在他看来仍然那样美丽。那时，他驶的那条牛，有一个桀傲不驯的名字，叫“牛魔王”，不合群的，却跟汤小铭有缘分，很听他的话。他便天天单人独个，牵着“牛魔王”，与大集体疏离，独占一方天，一方水。高兴时，犁犁田，耙耙地；兴致一到便撒开缰绳，让“牛魔王”自由自在，享受水草的丰美。他则掏出纸和笔，坐在田埂上，画山画水，画田野，画“牛魔王”发脾气时的野性，也画它吃草嬉水休息时的种种憨态。有人偶尔见了，说：“汤小铭不死心。”他答：“你们休息抽烟，我不过休息画画而已。”

机缘对于一个人来说，往往稍纵即逝。能及时把握它的人，都虔诚万分，紧张对待。1971年，对于汤小铭来说，是一个不寻常的年头，也就是说，一个重大的机缘，即将改变他一生的命运。原来，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从三水干校将他调出来画宣传画。不过，他认为自己当时抱着的是：一个饿久了的人，碰到一块肥猪肉的心情。肉体的饥渴与精神的饥渴，当时同样地折磨着他。告别了“牛魔王”回广州报到时，先到了那里的油画家陈衍宁等人，将汤小铭上下打量，都笑他瘦，笑他晒得黑。他便开心地答：“是呀，我像一只酱油鸭。但世事很难讲，前两天我还踩田基，今天就踩电梯了。没准过几天，便会被漂洗得白白净净！”

这种轻松的心情，倒是真实地流露了他当时能够找到一个用武之地后的心态。他重新请来颜料这个色彩的魔术师，挥动画笔，完成交易会的任务后，又转到农讲所，成为当时广东一支特殊的“艺术救火队”队员之一，哪里需要，扑向哪里，画李勇奇、杨子荣、江水英等样板戏人物，也画领袖，

画工农兵形象。那么专注，那么投入，除了受到特定时代的精神感染外，更主要的是：“可以再闻油画的味，我便像拾到金子一般的高兴！”

后来，鲁迅博物馆筹备重新开放，欠缺一张鲁迅先生晚年的照片，决定用油画代替，并将任务交给了汤小铭。伟大的鲁迅，他既不是帝王，也不是将军，他只是旧世界的一位逆子贰臣，唯以他的人格和思想，凭借着手中一支“金不换”，向中国数千年形成的僵尸政治、专制、强暴、虚伪、保守和蒙昧发出投枪与匕首，唤醒了整整一个民族，唤醒了整整一代人。“他没有把黄金世界轻易预约给人类，却以燃烧般的生命，成为千千万万追求者的精神和火光。”不言而喻，这个光辉的形象，使汤小铭经历着一次意外的喜悦与兴奋，并以饱满的热情，迎接着新的刺激，新的挑战。

“画到那，吃到那，睡到那。”这是汤小铭当时艺术活动的特色，单身一人，无牵无挂。从保留到现在的一张照片上可以看到，他当时在鲁迅博物馆的一间斗室里，一铺木板床，一张办公桌，一摊颜料，占据了一堵墙壁二分之一大的油画布，像一个作坊，有点凌乱，有点油渍斑驳。他终日将自己关在斗室里，画画、想想；想想、画画。有时夜半睡下，脑海中突然闪耀一个灵感的亮光，又跃起身来，这处添色，那处补笔。从无到有地，在一张空白的油画布上，为巨人鲁迅重新赋予了一次生命的形象。仿佛亲眼看见：一个男婴在中国南方的一座古城——绍兴呱呱坠地，又曾在三味书屋和百草园中嬉戏，后来东渡日本，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但毕竟，这个已经是为猛士的鲁迅了，他漫长的在黑暗中燃烧的辉煌历程，都凝聚在他那张刀刻般轮廓分明、神态沉稳凌厉的脸上，凝聚在那自我牺牲的神采、鏖战的姿态，以及那双几乎只让人望见直逼现实的愤怒火焰的双目上。汤小铭那严谨的写实风格和日臻成熟的油画表现技巧，使他笔下的鲁迅形象——《永不休战》，放射出独特的光彩。

三幅杰出的肖像画： 《永不休战》、《女委员》、《虎门民兵》

在 1972 年的全国美展上，广东画家汤小铭一人就展出了《永不休战》、《女委员》和《虎门民兵》三幅油画，被誉为“单打冠军”，因为这三幅画的都是个人的肖像，且又都为一人所画，而当时的大部分参展作品都是集体创作的，所以，在展览会上汤小铭就成了知名度最高的画家。

汤小铭 1964 年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文革”开始时，他已是广东画院的一名专职画家，随着文联等组织机构的解散，他便去了设在英德的干校参加思想改造。1970 年的广州秋交会期间，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的文艺办将他借调回广州，画些水粉招贴，用作宣传点缀。交易会开幕后，又值广东省图书馆复馆，需要布置一些有关的宣传品，这样汤小铭又到图书馆画毛泽东像。图书馆的任务完成后，他又被借去战士文工团，为他们画舞台布景。鲁迅纪念馆筹备时，他又受命参加展览的美术创作。没过多久，省文艺办根据国务院文化组的精神，召集了广东省的二三十位有些影响的画家在博物馆集中创作，迎接 1972 年的全国美展，汤小铭也在其中。两年的时间，他就这样背着行李，画到哪里，住到哪里，吃到哪里。在“文革”中，这种动荡而又不乏专业情趣的生活，很受人羡慕。

《永不休战》是汤小铭为鲁迅纪念馆创作的。当时，纪念馆在介绍鲁迅晚年的生平时，由于找不到一张好的照片，便决定让汤小铭画一张油画。他对这一题材也颇有兴趣，因为在此前，他已阅读了不少鲁迅的杂文和小说，对鲁迅性格、文风有一定了解。他花了十几天的时间画了一幅素描稿，经馆里的领导审查同意后，就用了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将它画成了油画。整个创作过程，他自己觉得非常顺利，既没有太大的社会压力，也没有不必要的技术反复。鲁迅形象的主要依据是他晚年的一张照片。由于那幅照片上的鲁迅脸部的肌肉已经相当松弛，显得十分憔悴，汤小铭又不得不参考一些早年的照片进行适当的调整。鲁迅的这一形象塑造得十分成功，他眉宇紧锁、目光犀利，整个神态坚毅而深沉，几乎任何一个局部都能代表他那毫不留情的杂文风格，可以说《永不休战》是当时所有描绘鲁迅的美术作品中最杰出的。在 1972 年的全国美展上，最为画家们称道的，是画面的“灰调子”和那块放在鲁迅膝盖的毛毯。事实上，汤小铭在处理这幅画的色调时，并没有故意与当时的“红、光、亮”这一主旋律唱反调。因为这原是整个鲁迅生平展中的一幅肖像，画家只是从鲁迅晚年特殊的生活场景中去琢磨它的色调处理。至于那“薄涂技法”，更是出自偶然。引起同行们的专业兴趣的毛毯，是用非常稀薄的松节油和赭石颜色画成的，亚麻布那粗糙的质地几乎完整地保留了下来，正好在这里表现了毛毯的肌理。汤小铭按照学校时习得的那种先用赭石加松节油打底的方式将整个画面普遍地薄涂打底后，便逐步地一一深入。正当他准备将画面上最后的一个局部——毛毯

也处理完整时,他的那些同行似乎觉得没有必要再在上面堆砌颜料了,汤小铭欣然接受了这个建议。他就将整个画面刷了一层光油,使毛毯的那种薄涂法与其他部位都统一在同样的光泽中。于是,这幅画也就成了这次展览中唯一引起人们关注技法问题的对象。几乎与这幅画的色调和技法问题一样,便是后来的评论家们提示出来的那深刻的思想背景——对“四条汉子”的批判,也是出于偶然。在鲁迅纪念馆中,这幅画并没有承担这一内容,也可以说,如果当时能找一张保存得好一些的鲁迅晚年照片,就不需要汤小铭来画这幅画了。汤小铭在这幅画的构思中,也只是想表现鲁迅在晚年的病中仍然坚持写作,“永不休战”这一题目是为参加全国美展临时加上去的,因为这语言出自鲁迅去世前两个多月写的《答徐懋庸关于抗日统一战线的问题》,据说,这封信抱病写了四天的时间。“四条汉子”这一名词正是从这篇文章中出现的,于是,由题及文、由文及意地使这幅画成了鲁迅与“四条汉子”斗争的写照。

《永不休战》在京展出后,得到了舆论界广泛好评。当然,较有分量的评论文章,还得算上海画家陈逸飞撰写的《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精神的颂歌》。在这篇文章里,陈逸飞对《永不休战》的思想背景及其艺术处理,都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他说,这幅画表现的是30年代的鲁迅,在重病中面对“周扬一伙‘四条汉子’为代表的文艺黑线的反革命围剿”,毫不畏惧、毫不气馁,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他那紧锁着的浓眉和炯炯有神的目光,凝聚着对反动派的无比仇恨;他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宽广胸怀,翻腾着新文化运动的滔滔激流;他那紧握笔杆子的手似乎要将整个黑暗的旧中国砸碎;他那锋利的笔芒犹如刺向敌人胸膛的匕首”。他接着介绍说:“为了表现鲁迅在病中这一特定的情节,作者用了盖在膝上的毯子,放在背后的枕头等,删去了其他生活中不必要的细节,因此更能突出表现其主要部分,使主题更加鲜明。作者很好地发挥了熟练的油画技巧,并大胆地将色彩处理成冷调子,衬托出了鲁迅当时战斗环境的艰苦,更有力地表现了鲁迅永不休战的崇高思想境界。”

确实,在1972年全国美展的那种“红、光、亮”的背景下,汤小铭的这幅“冷、灰、暗”的鲁迅肖像,就显得格外醒目。当时甚至流传着这样一种看法:“去年(指1972年)的全国美展只有一张鲁迅,其余都不是好画。”这幅画不仅被各地的鲁迅纪念馆陆续复制,并且被作为一些宣传画的背景,并被后来的政治斗争所利用。

1976年,《美术》杂志复刊,第2期编辑时,正好遇上了“天安门事件”。《永不休战》以整页的篇幅被刊登在中心画页,并附有署名“骁名”的文章《不克厥敌,战则不止——重读油画〈永不休战〉》。

文章结合“当前”的形势，深有体会地写道：“画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必须从现实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需要选择题材、确定主题。《永不休战》从1972年创作以来，一直在现实革命斗争中起着教育人民、鼓舞人民的战斗作用，一个重要的经验就在这里。鲁迅在1930年曾预言：那些革命的‘同路人’，‘在社会主义底建设的中途，一定要发生离合变化’。邓小平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走资派不正是这样一部罪恶历史吗？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他就跳出来反对，一小撮阶级敌人甚至制造反革命暴乱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但正如鲁迅所说：‘历史的巨轮，是决不因帮闲们的不满而停运。’让我们学习鲁迅的革命精神，继承鲁迅的革命遗志，英勇战斗、‘永远进击’，去夺取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更大胜利！”除了这幅作品的时代背景及其处理手法作了一些与过去那种类似的介绍外，文章还对作者成功地塑造“病”中的鲁迅形象作了高度的评介：“画病中的鲁迅，需要很谨慎地处理躯体的‘骤病’和精神的刚强之间的关系。处理不好，过分追求甚至夸大人物的病态，‘病’就成为不利因素，破坏人物的英雄形象；相反，如果处理得当，‘病’就会成为反衬人物英雄品质的有利因素。作品没有去渲染人物的病态，而是着力刻画人物的精神品质。人物整个动态从容而且稳定，额头、眼神、鼻翼、嘴角和面部肌肉的刻画，都鲜明、准确而又生动地提示出人物刚毅不屈的精神性格，特别是眼神的刻画，似乎是在凝思文路，又好像是‘横眉冷对’一切‘怨敌’；既刻画出对敌人的满腔愤慨和‘怒向刀丛’的神情，又描绘出对貌似强大的敌人的蔑视和必胜信念。把许多复杂的情绪，有机地统一在一个肖像中。这些刻画不是表面的，而是通过似乎平静的面部表情，着力揭示出人物蕴藏在心底的思绪波涛。鲁迅的‘病’，在人物形象上主要通过手的刻画表现出来的。那一双按纸捏笔的手，枯瘦而又坚实有力，对提示人物内心世界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前面已经提到，汤小铭在完成鲁迅纪念馆的创作后，就被省文艺办调到博物馆，参加为1972年全国美展的创作。在那里，他先复制了一幅《永不休战》。同时，又根据当时报刊上关于革命委员会中的结合“半片天”的宣传，“主题先行”地画了一张《女委员》的肖像。与《永不休战》相比，这幅《女委员》则显得响亮明快，女委员的形象虽然是画家凭空杜撰的，但并没有那种概念化的痕迹，看上去十分生动，既有广东妇女的那种骨骼特征（额头宽阔、颧骨突出、眼睛下陷），又符合人们对一般女性的美学要求。和《永不休战》一样，汤小铭的这幅肖像画也得到了舆论界的广泛好评，葛枚在《朝气蓬勃的新干部形象——谈油画〈女委员〉》中这样说道：

油画《女委员》，是一幅着力于为人物造像的作品。在画面上，作者集中描绘了正站在会议桌旁